

晋其炎 著

我们之间

贵州民族出版社



作者近照(1992.7.5. 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介

晋其炎,贵州遵义市人。1935年8月生。1949年12月14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1950年在贵州参加剿匪战斗,1951年3月出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回国。1966年转业地方工作后,曾任贵阳发电厂厂长、贵阳供电局局长等职。现为贵州省电力职工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198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现代作家”、“红岩”、“山花”等刊物发表小说。1983年加入贵州省作家协会。

晋其炎和他的小说创作

(代序)

何士光

他不是那种艺术家，艺术对于他来说，从来不像修剪过的胡髭或麦克镜，是一种装饰品。凭着他数十年来的辛劳的工作，他就可以放心地留在这人世上，而无须用艺术来作一番修饰。他也用不着凭着艺术来换取现钞或兑换卷。一向来，衣裳是否过于宽大而逊色于时髦，家用电器是不是没有或者档次太低，他都象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心不在焉的人一样，压根儿没有放在心上。本来，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心思都在同样的地方。同时他也不需要把艺术作为一块敲门砖，把它左顾右盼地捏在手里，沾沾自喜地对着那些裂开来的缝隙，小心而恭敬地叩击。在这个我们一向比喻为长河的艺术世界里，他不是从旁边的那一条支流上心浮气躁地划过来，而是身不由己地驾着他的一叶小舟，从那乱石横陈的源头上驶过来的。

艺术哲学家丹纳认为，在人类创造的事业中，艺术品不过是偶然的产物。小说似乎更是这样。那些专门地写出来的小

说，其实是很靠不住的。是不是作家并无要紧，本质地说来，小说作品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副产品。1981年5月末，在遵义的一处宾馆里，我偶然地遇见晋其炎同志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六岁了，正当着供电局长，似乎还没想到要写小说。但事情好象又正如屠格涅夫所说，艺术的深刻的根源，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作为供电局长的晋其炎同志，似乎又正从文学的这一源头上，猜到他与小说之间的某种可能性。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我们在那间旅馆里谈起了小说。他脸膛黧黑，身躯厚实，不时浮起来的微笑是轻轻的智慧的，让人觉着他既富有魄力，又入微精细。

他给我讲了好些故事，当然了，都是企业里发生的，说如火如荼也不过份。他显然并不在这些故事之外，而就在事件之中，在显得纷乱而又深刻变革着的日子的漩涡里。从讲述中，能深深地感到他的深思和热忱，忧虑和激情。不难想见，他渴望这一切能得到表现，感到了它们和文学的可能的姻缘。夜光长长地流逝，遵义城的喧声轻敛下去，他久久地讲述着，没有点倦意。也许，他是要把这一切提供给我。但是，这些故事和人物是这样的生动和完整，包含着日子的意蕴。我看不出，它们和通常称为小说的文学作品之间，还有什么了不得的距离。就连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也不过在写自己。一旦由旁人来代替，反而是十分逊色的。“写下来吧，由你自己。”他每讲完一段，我都兴冲冲地向他建议。要是这不能成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又还会是些什么呢？

“是不是？”他笑起来，这样问。

但他又觉着为难。不是因为没有信心，而是因为没有时间。对于俄罗斯作家布宁所说的这种“被称为创作”的东西，他

显然并不怯惧。象一切拥有足够的智力的人们一样，他仿佛明白自己也能走进去。事情也正是这样。一个人既然能用言语作深入的思考，也就一定能用文字把它们表示出来。需要的只是耐心和时间。但他忙，企业里的千头万绪象绳索一样，正紧紧地缠在他的身上。

也许我的建议有吸引力，又也许这种根源早已藏在他的心里。过了几个月，第一个短篇小说写出来了，《不眠夜》，描述的正是一段电力战线的生活。小说送到作协贵州分会主办的《山花》编辑部，很快就以头条的位置发表出来。主人公写冯铁，是一位真切可信而锐意革新的厂长，“自己把自己推向一种既会招致困难又会带来勇气的顽强生活”。为此，编辑部在“寄语读者”中写道：“我们呼唤得太久了，也翘望得太久了。”无论怎样说，从绝对的角度说，小说作品用以逢通读者的，总是它提供的内容。至于艺术表现，则永远是相对的。晋其炎同志马到成功，紧接着，这篇小说就在全中国职工文学创作评奖中获了奖。

我又碰见他的时候，象早先那样，他微微地笑了，是他那种特有的智慧而不动声色的微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为《不眠夜》本身微笑。从他轻轻地浮现出来的笑容里，你分明感到，他是在为小说创作的奥秘微笑。如果小说创作的奥秘就是这样的话，那末它已经不再是隔膜的了，而被捕捉在手里了。

有时候文学就象布料，人们用它来剪裁自己的衣裳，很难说蝙蝠衫会和袈裟一样，而作品和文坛的区别就更明显，因此就文学进行寒暄和交谈，常常会使人觉着冷冻一样的痛苦，一想到要如此就禁不住心悸胆颤。但往往地，我们又不期而遇了，在南门熙攘的大街上，或者在甲秀楼人行道的一旁。我们

停下来，交谈起来。

“最近，”我开始问道，“又在继续写一点东西没有呢？”

“在写，”他回答说，心神不安地，“只是很难……”

我们约好找一个时间聊一回天，就匆匆地分手了。那时候，我往前走了一截，不禁回过头去，看一回他厚实而不羁的背影。创作常常会象一场战争，你拿不下横亘在心中的那一个山头；第一次调集力量扑过去，很快就象潮水一样败退下来了，残了的稿纸象破碎的弹片一样乱纷纷；于是你又蓄积力量，再一次冲过去，但心却仍是忐忑着，能否推进一米也还是说不定；你得在那些更深夜静的夜晚，无声而残酷地消耗你的心力……那末，他也真不幸，已经到了知命的年纪，又在企业里有很难说不让人羡慕的身份，他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耶和華说，不要把你的财宝理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会在哪里；你应该把你的财宝放在天上，放在主那里……耶和華当然一点也不可信；但人的心呢，人的心也是难长久地留在那些东零西碎的地方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梦阑酒醒又算个什么呢？即便有时候你四下环顾，放心地安慰自己，说一切都挺不错，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你还可以慷慨地承认，说你原也是渺小的，你庶几已经有过足够的努力；但你的心还是会深深地不安起来，驱使你象捞活命的稻草一样，上下四方去寻觅的……不，在这人世上，在我们的闻所闻、见所见之外，还有着深深地攫着人的灵魂的东西。

他就落在这攫着人的灵魂的东西里。而对于清醒而坚韧的灵魂来说，胸怀里的这一颗心，就仿佛一种矢量，总向着一定的方向，只能留在足以留下来的地方，而容不得浮荡……

我不想用时髦的调子来谈起他的这些作品，不想去动用那些说不出的华丽、又说不出贫乏的词句。晋其炎同志也不需要这个。他曾经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都不过仅仅只来到文学这座殿堂的汉白玉阶沿前，喀喀地瞥见了它一眼。在它的庄严和巍峨面前，老天哪，难道我们曾经写下来的一点文字，能够算做什么。他的作品，能够使人为之动容的，倒不在于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在怎样编织自己的作品，重要的在于，它们让我们会心地看到了，作家是选择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构筑自己的作品。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作家表情的地方，他的创作的冲动，都是从真实而严峻的生活中获得并引发出来的。这是真格儿的东西，不是皇帝的新衣。要知道，生活（客观的和主观的）不仅永远是创作的源泉，还永远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媒介。因此，谁如果能忠诚地从生活中引发出来作品，谁就永远可以指望在人们这儿得到回应。晋其炎的这些作品，正是从这些最主要的方面，以他忠诚的思虑，真切的感受，来打动我们的。

生活真是浑厚而严峻，在它的面前，一切大言不惭、顾影自怜、怨天尤人，统统都无济于事而不懈地把握生活的真相，并由此而照见人的任务和前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其臻于最合适的境地，则永远是人的使命。后来，他写下《铃儿响叮当》（《花溪》一九八六年十一期），我从中又清楚看到，他依然在这样努力。

一具新装上的电话，作品这样伸展着，引起了一家人许多的变化和思虑。

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在眼下，在一个家庭里，以漂亮的家具和齐全的电器为标志；当然还有绘画啦，舞会啦，音乐啦；所

有这一切，谁能说不是好东西？可以说，现在而今眼下，抓紧了人们的思绪。如果我没有感觉错的话，相当的人们说起这一切来的时候，直让人强烈地感到，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是来享有这一切的。这当然好极了。可是，稍一迟疑的时候，我们就禁会想到，什么地方，什么人曾经向我们允诺过，人来到人世上，就是来享有这一切的呢？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天上是不会落豆渣的。话是俗了一点。但豆渣尚且不会，就无须论彩电之类。

得由人自己去把这一切造出来，道理——不，是事实——不言自明。可对这一节，照中国的另一句不太俗的话说，人们倒有些略去不计。举出一个例子来。《铃儿响叮当》里的“她”，即是女儿，似乎就是这样的。新装上的电话，在她早先看来，不过是又一现代化而已。但事情却有些蹊跷。几番铃儿响叮当之后，她终于有些感到，这个我们乐于谈论的现代生活，倒是由许多看上去不那末现代化的人们在后面支撑着的。两者相比，很难说何者是更为真正现代化的。于是她开始想到了，“要重新找一张画”（你尽可以认为还有许多别的）“换上去”。

读读这个短篇小说，文和质两个方面，都很可以说是彬彬的，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付小说的能力。

用不着我做出一副文学里手的模样，在这里来估价晋其炎同志的成绩。难道对于他来说，这会是要紧的？上苍和人们作证，一个人面对着的，永远只是众人和自己。仅仅是因为这样，他需要写下去，也会写下去。至于作品，印成了铅字之后就丢在那里，你能希望它怎样教你呢？同样用不着我做出一副艺术行家的面貌来挑剔他作品有什么粗疏之处。在这一方面，他明明比我更真诚，更严厉。

记得瞿秋白说过,有一种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一边生活,一边咀嚼着这生活。晋其炎同志就是这样。说实话,我很羡慕他。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有新的故事和感受说给你。要是再加搜索,可以供他写出来的东西,似乎就是无穷无尽的。不是说,小说创作需要深入生活?晋其炎同志可用不着这个。他为自己的日子找到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工作,另一个是表现这种工作。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羡慕的呢?我想没有了。因为,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差不多就只能是这样。

既是这样,无法不写的时候,我们就写下去、写下去。我们的一点心力万分菲薄,文学界又一阵阵风起云涌!那末就让我们直接地对着我们心中的文学好了,而不对着别的。因为,不是文学需要我,而是我需要文学,有什么办法呢?山川相缪,阡陌纵横,呼朋引类不绝于耳,往来也如过江之鲫,大抵这之中也会有一条路,是留给我们的……

目 录

晋其炎和他的小说创作〈代序〉 何士光

铃儿响叮当	1
我们之间	11
象是一个梦	31
啊,这小巷	45
瞬间的故障	58
欲 望	78
这一届班子	99
远去的列车	114
不眠夜	128
深山里	143
甲子春情	156
心之深处	197
风雨后的黎明	205
超 脱	209
态度明朗	217
皂角树的记忆	233
洗马滩边	241
后 记	250

铃儿响叮当

那是她二十岁的生日的那天，一个温暖的春日的下午，她的家里来了两个装电话的年轻工人。这样一套宽敞而陈设讲究的房子里，只有她一人在家。她正在那里读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正自由自在地在欣赏着那股睡梦中的意识流……两个年轻工人扫视了一下屋子，就以一种在年轻姑娘面前应有的自尊和大方，站到了一个阳台上。她拿起一包香烟，热情而有风度地递了过去，年轻人接过烟后，转身问道：“是不是就装在这间房里？”

她又一次全神贯注地审视了这客厅的一切。这客厅的布置是她的精心之作。墙壁是淡黄色的。彩电、沙发、亚光本色的茶具柜……排列，色彩，线条，都以一种现代化的、风雅的艺术气氛，表示了对庸俗和凌乱的轻蔑；从地上的拼木地板到空间的花卉、盆景，到墙上的壁灯、油画，似乎都在尽力使人看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意境来。现在又增添了这样一台小而精巧的电话机……她悄悄地微笑了，只是她却有意没有使自己的目光在那里停留。她回答道：

“就先装在这儿吧，只有这儿还恰当些。”

两个年轻人的动作是很利索的，显示着一种干练和轻松。她仍就回到桌前，看她的书，只不时出来关照一下。不多一会，

她就听到其中一个人说道：“可以了，通的。”她立刻走了出来，那个说话的人再一次把话筒拿在空中，是让她听从对方传来的搭线声，她同时看到通话指示器上发出了一个红色信号。

两个年轻工人都坐到了那褐色的法式沙发上。其中一个盯了一眼对面的电视机，说了一句：“肯定是带遥控的。”另一个则表示了一种对这一切都不屑一顾的情绪，只把注意力放到了墙上一幅印制精美的油画上。“莫罗的《沙乐美》……”他自言自语似地，“有一股浓厚的东方情调……”

“你还懂一点艺术罗……”他用一种带嘲讽的眼光看着他。

“我喜欢观察墙上的古典绘画和房间里现代化陈设的协调……”他的眼睛仍盯着那幅画。

“算了吧，”他已经站了起来。“什么协调不协调，中国人得先讲实用。”

离开房门时，他又把头掉了过来，把整个房间扫视了一圈之后，说道：

“可以了。这屋里什么都不缺了，全部现代化了。”

她这才仿佛从一种拘谨中解脱出来，把那台电话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那是一台象牙色的电子按键电话机，并有独特的节奏优美的振铃声。她眼里欢快的亮光在闪动着，她是一直在盼望着一台电话机的。盼望着那嘹亮的铃声不时地把外部世界的一切欢乐、兴奋给她传来。她爸爸是市供电局局长，装一台电话机自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从容地进行了各种比较，最后决定把它放到茶几上。在茶几的玻璃板下换上了一一条新的尼龙纱巾，那纱巾色彩鲜丽，织着一朵朵玫瑰花和五光十色的线条。那个精美的有机玻璃

方框也是需要一点装潢的。她选中了一张英国影星奥莉维亚·赫西的照片，嵌了进去。那是富有古典美的奥莉维亚·赫西在初夏的晨风里腾跃。

几分钟后，她以一种看来平静其实未能克制住的激动情绪，挂了个电话。她是家里第一个享受了这台电话带来的方便和喜悦的人。

“你知道我是在哪里拨的电话吗？”

“不知道。”

“在家里。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你，你今晚七点钟，按这个号码打个电话来。”

七点钟，有华灯初上时的爱情。

但是到了一家人都下班后，客厅里虽也造成了一点小小的兴致，但每个人的态度也是出乎她意料的。

她爸爸说：“装就装了呗！”

她妈妈说：“有多少电话可打！”

她姐姐说：“无所谓！”

七点钟，电话铃声果然响起来了。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走了过去，但她已经抢先一步把话筒握在手里了。那微微张开的嘴唇上已露出了微笑。她适度地控制了自己讲话的声音，又不时向左、右转换着自己身体的角度，好象这样就能看清他的神态，和他正倚着的黄色的写字台面。

但以后几天，除了她之外，似乎没有谁去摸过那架电话。“可以不打的电话就不要打了。”一次，她妈妈轻柔地说道，“总机会觉得咱们家的电话太多。”

“哼！又不是装起当摆设。”她看了妈妈一眼，“不懂得现代化！”

到这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第一次有电话找她爸爸。她看见爸爸拿起了话筒，她要和他分享一种喜悦。但是爸爸的脸由平静而变得严峻了。他只是用几个极简单的短语，表明他已经听懂了对方要讲的一切。

“我走了！”他只说了一句，就一道接一道地拉开了那些房门。她不明白，那铃声怎么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他回来时，已经是半夜了，她正从睡梦中醒过来。迷迷糊糊中。她听见妈妈问了一句：“什么事？”

“生产上的事。”他好象多一个字都不愿说。

“饭在灶上热着。”她听见妈妈又补上了一句。

但她一直没有听到有锅、碗的响声。她猜想爸爸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把手从被窝里抽了出来。“十二点三刻。”她觉得好象该记住这个时间，这是和那个铃声相关连的。

他虽是严肃的，也常谈笑风生。但后来许多时候，只要一听到那铃声，他似乎就沉重起来，好象有多种感情在心里翻腾。有时他会猛地放下话筒，然后说道：“简直没有个喘气的时候。”于是，这房子里的气氛就都被破坏了，变得凝固起来。这时，家里其他人往往是不开腔的。只有她才从容不迫并带着一丝勇气去极力打动父亲的情绪：

“注意点你的脾气，不要摔天摔地的。你就不怕人家给你提意见。”他对这些话往往都是用一种继续着的沉思代替回答。

当然，不能说在那架电话机前，他连一次欢快也没有过。那天中午，他就对女儿说：“今晚我们局要在市文化宫举办舞会，你要不要票？”他声调轻松柔和，仿佛下决心要摆脱终日聚精会神的状态，变化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

“要！”她回答得很干脆，“要两张？有没有嘛？”

“我给工会打个电话。”他一下站了起来，走过去，轻快得象弹钢琴似的弹着那些按键，他把话筒紧贴着耳朵，闪动着光亮的眼睛望着天花板，焦急地等待着铃声响过之后，会很快听到对方的说话声。他全部的感情仿佛都揉到那里面去了。

出人意料的是，夜幕一降落，却来了一场暴风雨。惊人的闪电冲破黑暗，震人心弦的雷声在天上响成一片。

他站到窗前，等待着那个十之八九要到来的时刻。果然，一声地动山摇的霹雳之后，城市的一大片地方，就陷入一片黑暗中了。

他即刻掉过头来，对着那架电话机。肯定会有电话来，他需要得到雷击位置的报告后，赶去现场。

铃声终于响了，没有那种音乐感，而如同警报。

他走了之后，她才掏出了那两张舞会票，扔到了桌子上。“算罗……”她笑了一笑，“还跳什么舞，灯都不亮了。”

但电话铃每隔一阵仍旧响起：

“我是棉纺厂，请问什么时候能复电？夜班工人都在等着。”

“我是冷库，时间长了，几百吨猪肉要出问题……”

“我是省人民医院。马上有手术……”

……

“我是他女儿，我们不知道。”每次她都这样重复着，“他知道了，他早就走了，到现场处理去了。”

她刚把窗户打开一条缝，一股狂风就呼的一声从地上卷上来。瓢泼大雨继续凶猛地夜空中抽打着。爸爸在哪里呢？他走得太急，连衣服都没顾得上增添，桌上他只扒了两口的一

碗饭，也好象是在对着他的饥饿发出呼唤。

她终于听到爸爸沉重的脚步声了，在黎明的乳白色亮光从窗户透进来的时候。他脸色苍白，腿在微微发颤，袖口和裤管还不停地在滴着水……

他转过身去，看到厨房的桌子上，她已经把早餐给他摆好了：一杯麦乳精，几片开口乐面包，一小碗面条。

也许都暂时忘却了那台电话机。

他却又走到了它跟前。那个责任感还重重地压在心上，他又抓起了话筒。

“你通知一下，”他对一个工作人员说，“一上班就让各车间主任到会议室来，布置检修。”

于是，一家人又以一种带着苦味的感觉看着那台电话机，仿佛一切的艰辛和劳累都是从那几根电线杆、从那细而长的电话线上传来的。

让大风也把这电话线刮断算了！

“你们真怪。”她说，“关电话什么事嘛，打雷、下雨……是电话机造成的吗？”

有一天，电话线却真的断了。是一个单位拆房子时砸断的。

一切又都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当没有生气的电话机呆呆地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好象又失去了很多似的。俨然生活整个地倒退了一样。

“唉呀，你们家的电话怎么搞的？”一天，她的一个同学急匆匆地跑了来，“我拨了几十次都没有拨通。”

“电话坏了。”她回答说。

“我们那儿来了一批服装，最新款式，但搞不清你要不

要。”

“还有吗？”

“一上柜台就抢完了。”

她仍是高兴的，尽管新衣服没有穿上。也许她从老同学那充满快意的声调里，感受到了对方对这屋子的羡慕之情。

“找人修一下嘛！”她的同学又说道。

“那是我爸爸的事情……”她轻声地，“有了电话，他的事情更多。”

……

他睡意朦胧，就要沉入梦乡，他是该休息一下了，那个铃声离他远了……但是那些担忧与责任并没有离开他。这是他身上最有分量的一种品质。没有这种压力，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和他的小女儿一样，因为没有那铃声，都正在感受着一种茫茫的空虚。尽管驱使着这种情绪的原因，并不完全一样。

铃声终于又响起来了！

在一个半夜里，他又被叫醒了。

没有风。到处都是沉寂和冷清。月亮正疲惫地放出它最后的亮光。除了从那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一声火车汽笛的呼叫外。世界似乎就不再有别的声响了。因此那铃声就格外地清晰，仿佛为了填补这无声的世界，而久久地不肯消散……

那铃声因而沉重地久久地系在一家人心上。

“我是省政府，你是供电局局长吗？”

“是的！”

“你知不知道××煤矿停电了？”

“不知道。”

“我现在告诉你，情况很危急，不能很快恢复送电，就要淹